

中國書法經緯論叢

隸書千字文 隸法解說

馬國權 著

故宮出版社

中國書法經緯論叢

隸書千字文 隸法解說

馬國權 著

故宮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隸書千字文隸法解說 / 馬國權著. — 北京: 故宮出版社,
2013.12

(中國書法經緯論叢)

ISBN 978-7-5134-0542-3

I. ① 隸… II. ① 馬… III. ① 隸書—書法—研究
IV. ① J292.113.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3) 第302781號

隸書千字文隸法解說

中國書法經緯論叢

編 著: 馬國權

責任編輯: 程同根 朱 藍

裝幀設計: 王 梓 廖曉婧

出版發行: 故宮出版社

地址: 北京東城區景山前街4號 郵編: 100009

電話: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傳真: 010-65129479

網址: www.culturefc.cn

郵箱: gsgcb@culturefc.cn

制版印刷: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張: 22.75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134-0542-3

定 價: 66.00元

目 錄

序 董琨	5
序 陳振濂	8
隸書千字文隸法解說	13
隸書千字文 馬國權	268
隸書千字文跋尾	319
附錄	
漢隸部首舉要	324
漢隸形近字表	332
《隸書十法》淺釋	345
隸書千字文筆畫索引	353
整理後記 黎甘園	363

中國書法經緯論叢

隸書千字文 隸法解說

馬國權 著

故宮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隸書千字文隸法解說 / 馬國權著. —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3.12

(中國書法經緯論叢)

ISBN 978-7-5134-0542-3

I. ① 隸… II. ① 馬… III. ① 隸書—書法—研究
IV. ① J292.113.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3) 第302781號

中國書法經緯論叢
隸書千字文隸法解說

編 著: 馬國權

責任編輯: 程同根 朱 藍

裝幀設計: 王 梓 廖曉婧

出版發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東城區景山前街4號 郵編: 100009

電話: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傳真: 010-65129479

網址: www.culturefc.cn

郵箱: gscb@culturefc.cn

制版印刷: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張: 22.75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134-0542-3

定 價: 66.00元

目 錄

序 董琨	5
序 陳振濂	8
隸書千字文隸法解說	13
隸書千字文 馬國權	268
隸書千字文跋尾	319
附錄	
漢隸部首舉要	324
漢隸形近字表	332
《隸書十法》淺釋	345
隸書千字文筆畫索引	353
整理後記 黎甘園	363

序

董
琨

七十年代初，“文革”尚未結束，我從北京師範大學分配到廣東梅縣地區工作。此前我常去問字請教的前輩書法家鄭誦先先生介紹我途經廣州時拜訪馬國權達堂先生。我就此得以結識了馬先生。

我被分配到一間偏僻的山區公社中學任教，獨學無師友，幸蒙馬先生不棄，時常來信賜教，後來又指點我考取了中山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當時適逢馬先生正在中大任教，所以我成了他名副其實的學生。不過尚未等到他正式為我們開課，就奉調香港《大公報》去了。然而我對馬先生永遠當執弟子禮，正可謂“淵源有自，理所當然”的。

馬先生是馳名當代的文字學家和書法家。這兩個領域唇齒相依，互為表裏，是不消贅言的；而於此同時攻治且成就卓著者，似乎為數不多。其實對於書法一途，也有側重于書寫實踐或理論研究之別，二者也同樣難得兼擅；質言之，“能寫不能說”或“能說不能寫”的現象，令人司空見慣。馬先生以學者而兼書法家，自然左右逢源，“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餘地矣。”

繼《智永草書千字文草法解說》問世之後，近年來馬先生又致力於隸書研究，在香港《大公報》連載《隸書千字文隸法解說》的大作，並隨時以剪報見惠。頃當結集，囑我綴序，頓時令我惶恐不安之至：想我才疏學淺，又是晚學後進，豈敢佛頭著糞，點金成鐵？然而師命不可違，只好鬥膽放言以附驥了。

馬先生對於隸書投以特別的興趣和綦重的功力，作為文字學家兼書法家的一種學術情結，我以為是值得體味的。從現代漢字的角度來看，隸書

是漢字從古文字（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小篆）階段進入今文字（草、行、楷）階段的樞紐和關鍵。漢字從古文字演化為隸書，在形態和體勢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如輪廓從長形變為扁形，組構從勻圓的綫條變為有輕重起伏的點劃，部件從盡量象形變為更加符號化，……以上變化，稱為“隸變”，在漢字發展史上是應予大書特書的。但是歷代研治文字或書法的學者，均於此缺乏足夠的重視，大概以為隸書在識讀上不甚困難的緣故罷；即或有所注意者，終因材料和認識的局限，以今日水平視之，所得似多未能差強人意。

本世紀下半葉以來，在湖北、湖南、山東、四川、甘肅等地出土了從戰國後期到東漢的大批木牘、竹簡、帛書，使人們得以考察隸書從起源到成熟的大量實體材料，得以明晰隸書與篆、草、行、楷諸書的沿繼遞遷關係，這就極大豐富並且深化了學術界對於隸書的認識，相關的較高水平的整理報告、資料書、工具書及研究論著霧起雲湧，寢寢乎而有成為“顯學”之勢。

在這日趨繁盛、百花競放的學術園囿中，馬先生這部《隸法解說》並非一枝獨秀，却也不愧一朵特出的奇葩。首先，它的切入點好，取材依託歷來家喻戶曉的《千字文》，字數不多不少而又無所重複，足資從容騰挪；其次，學術定位正確，深入淺出，即便專家，尤利初學，誠屬雅俗共宜。

再者，衆所周知，中國古來關於文字或書法的論說，每有籠統模棱之病。如東漢許慎對於漢字“六書”的界說及舉例，雖然難能可貴，究以語焉不詳、歧解紛紜而導致千古解讀，聚訟不休。所以宋代米芾在《海岳名

言》的開首就尖銳批評道：“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逾遠，無益學者。”確實，“龍跳”、“虎卧”的審美感受與王羲之的書法藝境究竟如何印證，終歸主觀意象而不免隔靴搔癢。馬先生對漢字演變的解說，則一反傳統之弊，以《千字文》的句子為單位，每句中針對單個漢字，不論草法或隸法，均求溯源析流；於形體變革的關節之處，尤重運用有關傳世及出土材料，要言不煩，予以實證。加之形體選擇嚴謹，出處明確，如此則不啻為每個漢字設立檔案，使其各有作為個體的演變小史。漢字的整體演變規律體現在個體的漢字演變過程之中；反之，祇有明瞭個體的漢字演變過程，纔能更為準確地認識和總結漢字整體的演變規律。這可以說是常識範圍以內的說法，但真正下功夫做到就大非易事了；所以我認為馬先生這種求真務實的著述作風足以效法，其對於讀者的實效厚澤更是毫無疑義的。

後學不敏，拉雜書此讀後之感，未知馬先生以為然否。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恭撰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序

陳
振
濂

與馬國權先生相交二十年，一直視他為學長。回憶起來，印象較深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在一九八六年我們共在貴陽出席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的會議；當時我承擔的課題，是“近現代中國書法史研究”，以後則出了一本《現代中國書法史》。而他承擔的課題，則是《書法文字學》。記得在貴陽期間，承他不棄，還一起專門花時間討論過“書法文字學”的概念與“文字學”、“古文字學”的區別。第二次是在一九八七年，為了組織撰寫《書譜》特約的《沙孟海專輯》，我與他有過較多的魚雁往返。第三次是在最近，一九九七年我受聘香港中文大學任校外考試委員，而他則在中文大學文物館任研究員，同在一所大學為同事，幾次赴港公務，都與他有過切磋與討教。其實論學術，他是當之無愧的先進；我之能有機會向他討教，恐怕是因了沙孟海老師的蔭庇。但接觸時間長了，對他的精湛學養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他早年追隨金石學大師容庚教授從事古文字學的研究，卓有業績；又比如他在一九五六年之時即已以一手精穩的篆書參加當時的“當代時人書法展覽”；以後，又參加一九五八年的中國赴日書法展覽，從而成為少年得志、嶄露頭角的書界名流。再比如他在主持香港《大公報》的《藝林》周刊多年，以出色的專業能力，為當時還相對沉寂的大陸書畫學者提供了發表研究的許多機會。《大公報》《藝林》周刊也成為當時大陸書畫研究在海外的一個有代表性的窗口，從而構畫出七十至八十年代以降二十多年內地與香港藝術交流的壯麗一幕。此外，他還親自參與、組織了許多很有學術性的專題展覽。

但我以為，作為學人，作為文化策劃組織者、編輯、書法家的馬國權先生，自是一個書畫界感到十分親切的形象；但若論在當代書畫界具有創造性功績，則作為書法文字學家的馬國權，也許更具有典範性。早在一九八六年的貴陽，我們已經在一起討論過“書法文字學”的新概念之與“古文字學”、“一般文字學”之間的差異。而在時隔十三年的一九九九年六月，我們又有機會在香港討論“書法文字學”作為新的學科建構的現實意義與可行性。我一直認為：“文字學”、“古文字學”是一個學術概念；而“書法文字學”還應該是個藝術學科概念——它不僅僅關注“是”與“不是”的問題；還應該在一個文化、歷史的背景之中討論漢字的“美”與“不美”的問題。此外，一般說來，“古文字學”多集中於討論相對於今文字的“古文字”即篆書以前的內容，如文字起源問題、甲骨文問題、金文與戰國文字之關係問題、籀文問題、或是在《說文》以前的訓詁、音韻與字形的關係問題；而對於隸書以後的文字是不作為重點來對待的。至於一般文字學，又是一個範圍太大的學術概念，甚至連簡化字、漢字拼音化拉丁化等，籠統地說也皆包括在內。因此它的現時性、應用性更強，與現代漢語、語文的關係更密切。而“書法文字學”的定義，就應該避開這兩者：一方面，它不能只把自己限于“說文”以前的篆書系統——篆書的從陶文符號、甲骨文、兩周金文大篆、戰國文字直到秦篆，當然都應被包括在內；而隸書的隸變、楷書的碑別字、草書的草法等等過去古文字學界不太重視的、或曰不太“古”的內容，在“書法文字學”而言却可能是一個極重要

的研究領域。至於涉及現代語文內容的文字改革、簡化字、拼音化等，倒不一定是主要内容，以免混淆了“書法文字學”作為一個面向傳統文化的學科立場與性質。而另一個原則，則是“書法文字學”應該站在傳統書法材料、作品、文獻的基礎之上，它的立足點與目標都應該是“書法的”（即藝術的）。而遍觀當今書法學術界，馬國權兄卻是在此中花費精力最多、並且學術成果最豐的代表學者——首先，他擁有一流的古文字學的積累與修養，師從容庚教授的珍貴機遇與所經受的嚴格的學術訓練，使他對“書法文字學”中的“古文字學”部分駕輕就熟，十分內行。而幾十年如一日地在隸書、草書、楷書的文字形體研究方面的成果，如他在十多年前在隸書、草書形體方面的研究，即有《增廣漢隸辨異歌》、《增訂急就章偏旁歌》和《草訣百韻歌》的詮釋曾連續發表於《書譜》雜誌。又如日本二玄社曾出版過他的《增廣漢隸辨異歌》等等。近年還有《智永草書千字文草法解說》等，早已在學術界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這又使他在“書法文字學”中的“今文字學”（這是我杜撰的名稱）部分有著雄厚的積累。並且，與國內有些學者在文字學研究中較重抽象的理論闡述的方法不同；馬國權兄的研究都是極為紮實、具體的，立足於一個個字形本身的解說，這正使他的研究，與目前國內學者提出的“漢字學”的立場拉開了距離：“漢字學”多注重學科論理，且頗多現代語文內容。馬國權兄的研究卻注重實際的每個特例的字形分析與解說，並且所用的資料都來自於古代書法碑帖文獻，因此更切合於書法實用。顯然無論從對象還是方法來看，他也是具有獨特

性的。故爾我曾經對他提到：目前能撰著真正意義上的《書法文字學》著作的，以我的淺見寡聞，恐怕是非他莫屬。並且，作這樣的嘗試是前無古人，在學術上是具有開創性的。

《隸書千字文隸法解說》是他近年來一項重要的研究成果。這是以千字文為文字順序，對每一個字從金文、秦篆、竹木簡、帛書、漢碑中找出例字，並加以文字學意義上的形體、音韻、訓詁，或以草變隸的種種說明，比如省略法，又比如借表法，上迫于篆而下連於楷，而且把每一例字的古碑帖不同寫法及其理由皆作詳細的分析，又旁徵博引漢以來隸書字書的各種解釋以為疏證，兼作評點批注，誠可謂是面面俱到，無論是述史還是辯證，也無論是引據、比較或是批評，皆是條分縷析，娓娓道來，擁有極高的學術含量。像這樣對上千個字逐字梳理、在每個字中竟可以展開一段如此迷人的歷史，沒有非凡的學術功底是無以為之的，並且至今為止，以我的寡聞，似乎也並沒有先例，這又決定了這部《隸法解說》的創造性價值。而在全文完成後，還附有《隸書十法解說》、《漢隸偏旁部首舉要》、《漢隸形近字表》，幾乎是一部隸書字形學的百科全書。無論對文字史研究家，還是書法創作家們而言，都是極重要的工具書。此外，全部千字文都由馬國權兄親筆寫出字範，其一種工穩儒雅、不愠不火，又是給我們一個難得的書法欣賞的美的感受。這種由書法美與文字研究的藝術與學術集於一身的做法，也是極有創意之舉。馬國權兄曾在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開設《書法文字學》課程；又于近期開設《篆隸草楷書法歌訣研究》新課，是知這樣的研

究不但是學者書齋裏的成果；還已經化身百千，哺育後來的莘莘學子，使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最核心最精粹的內容——文字，有著更深入的認識，是其功業宏偉，奚用贅言？！

過去于右任先生曾提出“標準草書”，曾經是近代書法史上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容。但于老是從文字改革式的“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的立場出發，而馬國權兄的《隸書千字文隸法解說》，卻有着一個鮮明的“書法文字學”的學科立場，是則他的隸書研究，我以為在同樣提出一個相近的“標準隸書”即規範隸法的同時，還兼有一個匯眾書法文獻、提供書法依據的功能在，因此他的成果，似乎應該更能引起書法家們的興趣、並且對當代書論研究擁有啟迪作用。

作為學界同道，我與大陸書學界的同行們都對馬國權兄的研究業績與成果抱有深深的敬意。我誠摯地希望他的《隸書千字文隸法解說》面世後能引起學術界的更大關注；並且我還希望他正在醞釀中的《書法文字學》也能盡早脫稿，為當代中國書學界多填補一項學科空白、多增添一些燦爛與輝煌！

二〇〇〇年庚辰元宵節

草於浙江省政協八屆三次全會

隸書千字文
隸法解說